

文 學 叢 刊

星

紫

葉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星

紫

葉

第一章

原书空白页

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。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來，悲哀地，快快地在自己的臥房裏靠着窗口站了一會。用一種懷着恨意的嫉妬的視線，牢牢地凝注着那初昇太陽幸福的紅光。在秋收後的荒原上，已經有早起勤奮的農人，在那裏用乾草叉叉稻草了。野狗奔馳着，在經過的草叢裏，揮洒着淚一般的露珠。

梅春姐用很大的時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，她無心燒早飯；輕輕地伸手在床上搜尋了自己和丈夫的幾件換下的衣裳，提着桶，穿過中堂，蹣跚地向湖濱走去。

朝露掃濕了她的鞋襪和褲邊，太陽從她的背面昇上來，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條與柔軟的陰影，長長的，使她顯得更加清瘦。她的被太陽晒得微黑的兩頰上，還透露着一種少婦特有的紅暈；彎彎的，細長的眉毛底下，閃動着一雙含情的，扁桃形

的，水溜溜的眼睛。

路上的農人們都指手劃腳起來了。他們用各種各色的貪婪的視線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，襲擊那個年青的婦人。他們有時還故意停止着工作，互相高聲有心使她聽得出來地，談論着她們夫婦間的事情：

『說吧，老黃瓜，爲什麼陳燈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……』

『誰知道呢？……「家花沒有野花香」囉，也許……』

『不，有人說，她是在娘家養過什麼漢子來的！所以，陳燈籠才不愛她，折磨她。……』

『啊！原——來……那就難怪陳癩子囉！』

梅春姐儘管佯裝沒有聽見，可是那些無恥的污濁的話，卻總像箭簇似的向她射來，甚至於射到她的心裏。她着力地穩定了一下自家的腳步，飛快地衝出那惡濁的旋渦，咬着牙，喘着息，一口氣跑到那湖岸的石頭跟前蹲下了。

湖水，碧綠的，清澈的飄流着，起着細細的漣波。在湖岸的石頭的兩邊，已經有好幾個同村的婦人在那里洗衣了。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，一面儘量的想把那顆跳動的心兒慢慢地平下來，把那些惡毒的，刺心的穢話扔開去。她扯起衣角，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為奔跑出來細細的汗珠，便彎腰洗她的衣服了。

水聲和槌衣木的聲音在湖中激盪着。不甘沉默的旁的婦人們，就趁着這一個機會大家無所顧忌地扳談起來。她們談着家裏日用的柴米油鹽，她們談着漂亮，新鮮，時髦的布料，她們談着公婆，談着孩子，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別人家的曖昧的私事……

梅春姐來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。有時候，她還故意地，跟着旁人大笑幾聲。她想教人家看不出來她那種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。可是那談鋒卻像有意要使她爲難似的，不知怎麼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來了。

『他已經幾天沒有回來了呢？』發問的是一個麻面的中年婦人，十五年來她

已經生了十個兒女了。她帶着笑臉時，麻子就一粒一粒的牽動着。

『三天……』梅春姐輕輕回道。

『你不想他呢？……』

『當然嘍！』一個面孔塗得像燕山花的，有名的蕩婦柳大娘，截斷了麻子的話。
『她爲什麼不想呢？這樣漂亮，年青……』

梅春姐覺得那淤積的心血，是怎樣的熱烘烘的湧上了她的面龐。她漸漸地把頭低下來了。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，一面偷偷地瞟視着左右的婦人們。當她看見了婦人們——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視線——都在凝注她，而又感到自己的臉太紅了的時候，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，幾乎按得連人帶桶都滾到湖中了。

『爲什麼呢？你們……』一個老年一點的，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，一面向大家責罵着：『不要再說這些事情了吧，你們都不是好東西……』

『好東西……年紀輕輕，男人做得初一，我就做得初二。』那柳大娘憤憤地，帶着一種真正的同情心，叫道：『哪個羅裙不掃地，哪個掃帚不沾灰！』嚶，黃瓜媽，莫說梅春姐還這樣漂亮！……』

『啐！閻王會勾你的簿的！不要臉的，下流的傢伙！你總以為人家都像你這騷貨！……』

大家又都哄笑起來。

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裝快活了，她用了一種很大的，自制的力量，勉強地洗完這一桶衣服，才站起身來。然後又像逃難似的，拚命地穿過那些男人們的下賤的視線和嘲笑，跑到了自己的家中。

丈夫陳德隆，——因為生癩子，人家就叫了他陳燈籠。——對於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憐愛的。他好像沒有把年青的妻當做人看待，他認為那不過是一個替他管理家務，陪伴洩慾的器具而已。自從去年的一個風雪滿天的憂愁的日子，用一頂紅轎，吹鼓手和媒人，把梅春姐從娘家娶回來以後，他就沒有對她裝過一回笑臉。他罵她，他折磨她，並且還常常兇惡的，無情的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毆打她。他像很有計劃似的打她的胸，打她的腹，打她的腿……他打着還不許她叫，不許給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傷痕來。

丈夫沒有弟兄姊妹，祇有一個老年的盲目的公公。在去年，那公公還能在聽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時候，摸到房門口來用拐杖拋擲陳德隆，罵他是個

無福消受賢德婦人的惡鬼！今年，不幸的是公公歸天了，陳德隆就更加無所顧忌地欺壓他的妻。他趁這時候學會了打牌，學會了喝酒，學會了和一切浮蕩的，守空房的婦人勾勾搭搭。他常常一出去，就三五天不回來。

梅春姐對於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，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過丈夫半點錯過。她忍受着，她用她自己的眼淚和遍體的傷痕來博得全村老邁人們的讚揚。當她聽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爛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煙管兒，背地裏讚揚她——『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……』『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啊！』『癩子陳，燈籠的福氣好啊……』——的時候，她就覺得那渾身的傷處，都像給一種無形的，慈祥的，勉慰的手掌撫摸過似的，痛苦全消了。她可以驕傲——尤其是對於那些浮蕩的，不守家規的婦人驕傲。

但是，一到夜間，當她孤零零地，躺在黑暗的，冷清清的被窩中反覆難安的時候，她的靈魂便空虛與落寞得像那意外秋收過後的荒原一般，哀愁着不是，不哀愁着。

也不是。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夢。她對着這無涯的黑暗的長夜深深地悲嘆起來……有時候，她也曾爲着一種難解的理由的驅使從牀上爬起來，推開窗戶，去仰望那高處，那不可及的雲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。去傾聽那曠野的，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，和向人悲訴的蟲聲……

她忍耐着，一切都忍耐着——當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裏那些老人們可寶貴的，光榮的讚揚時。

三

亡命地從湖濱跑回來，放好桶，晒好衣裳，走進到臥房的時候，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。她無心燒飯，無心飲牛，無心飼餵雞和鴨……懶洋洋地躺在木牀上，去推想她那命運中的各種不幸的根源。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穢語和湖上的婦人們的嘲諷，就像一個多角的，有毛的東西似的，祇在她的心中翻滾。她想起了母親臨終的前夜，和父親死時所對她叮囑的那些話來：『在家從父，出嫁要從夫。如果丈夫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爲的時候，祇能低聲地，溫語地，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他……』她覺得她對丈夫是太少勸慰了；她應當好好預備一些溫軟的話，在夜間，在枕頭上，去勸慰她的丈夫才行。這樣，她便深深地嘆了一嘆，把心思勉力地鎮靜了一回，就又慢慢地開始她那日常的，好像永久也做不完的，家中的瑣細事物。

在夜間，丈夫陳德隆回來了。他喝得醉薰薰的。在一線微弱得可憐的燈光底下，可以看到他那因長癩子而脫落了髮根的光頭上，有幾根被酒力所激發着的青筋在凸動。他的面孔通紅的，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，睜大着一雙帶着血絲的，發光的，螃蟹形的眼睛。

他一聲不響，歪歪倒倒地走到了牀邊，向梅春姐做成一個要冷茶的手勢，就橫身倒了下來。

夜——是很長的。當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時候，當梅春姐正要用溫軟的言詞去勸慰他的時候，當村上的賭徒們正待邀人去賭錢的時候，丈夫陳德隆的酒醒來了。他突然地，像一根發條似的從牀上彈了起來，伸手到小櫃中摸出他那僅有的幾塊放光的洋錢和銅板，一匹熊似的衝到村中去！

梅春姐拖着他的手，哭着叫着：

「德隆！——哥！你不在家，人……家……要……欺侮我的……」

『誰呀？』他停了一停腳步：『放心吧！沒有人敢在老子頭上動土的……』就扔下梅春姐的手來，跑開了。

夜——是很長的。

梅春姐張望着丈夫的陰影，在無涯的黑暗中消逝着；回頭又看着那像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牀鋪，她的心兒不能抑制的戰慄了好久。被子裏還遺留着丈夫的酒氣，可是——沒有了丈夫。小櫃中還遺留着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，可是——沒有了洋錢和銅板。她想哭，可是——她連哭都哭不出來了。

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，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。她想不出一個能够使丈夫回心的辦法。嘆氣，流眼淚，一點也不能打動丈夫的那顆懵懂的心。她漸漸地，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種絕望的，無可奈何的悲哀中了。

站着……嘆着……之後，她就推開窗子伸出了頭來，想看一看她那從小就歡喜看的夜的天空，想藉着星星和月明來解一解心中的愁悶。可是，忽然地，像有一個

什麼暗號似的：那埋伏在她左右，專門爲勾引她而來的，浮蕩兒的粗俗的情歌，立時間便四面飄揚起來了。

最初是一個沙聲的唱道：

『十七八歲的嬌姐呀——沒人睬啦——』

跪到情哥哥面前——噙響頭……』

梅春姐向窗前睡了一口，把頭縮了回來。她覺得這些人都是些卑污，下賤的，太可笑的傢伙。也不想他自家是什麼東西……但悲痛是無情的，她睡不着。她把耳朵輕輕地貼在窗口邊，無聊的又想聽下去——她是想趕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毀滅掉的悲哀：